



兵

兵在集团军比武的三公里轻装跑中夺了个第一。

记者采访兵,我申请旁听。因为要现场录音,为了不使兵心理紧张影响录音效果,我识相地坐在兵身后的角落里,对着兵的后脑勺,尽量让自己显得不存在。记者问,听说跑最后一百米时,你离第一名还差三十米呢,你是怎么追上去的?兵说,拼了。简直是奇迹!这么短的距离能追上真是不可想象,你当时是怎么想的?啥也没想,就想追上。是什么促使你不顾一切地追上去的呢? 拐过最后那个弯之后,我突然发现前面跑第一的那个人不是我们师的,就急了。所以你就拼了?是,第一不是我们师哪行!你知道吗,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人家稳拿第一了,没想到你大吼一声突然发力,一眨眼就超过了去,那气势把全场都看呆了,那一刻你想的是什么?啥也没想,光顾急眼了。急眼也是有原因的,你一定是想到了什么急了,告诉我,你想到了什么?想争第一。为什么想争第一?我们师不是第一哪行!就是说,你下决心一定要为师里夺得第一,为什么?为荣誉,为我们师争荣誉。除了这,还有什么?还为我们团。我是问你,除了为师团争荣誉你还想到了什么?还有我们营……对,还有你们连,你们排、你们班是吧?是。你想想,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?能够赋予你勇气和力量的更为重要的原因?没有比荣誉更重要的了。好吧,我换个角度问,你想,我们在练兵场上争夺荣誉是为了什么呢?是不是为了更大的目标?是。那么好,这个更大目标是什么呢?是更大的荣誉!

我差点突出了声,忍不住从兵那颗青愣愣的脑勺后面探出头,乐不可支地看着记者。此刻我倒真想采访一下记者,问他是真想知道兵当时想什么呢,还是只想诱导兵说出他想好的话?

晚饭在团里吃,我请团政委把兵叫来一起吃饭。兵很快就来了,僵硬地坐在我身边,双手扶膝不动弹,像是在连队吃过了。别看兵模样挺紧张,回答问题可不含糊,直门大噪,还有问必答。我问兵是原来就跑那么快还是到部队后练出来的?兵说,都是。我问“都是”是什么意思?兵说,我原来在家放过羊,整天满山遍野地追羊。我忍不住大笑,说原来你是追羊追出来的呀?兵不笑,严肃地回答是。那我知道了,我说,你原来就跑得快。不是,兵说,追羊跑不正规,到部队以后练正规了,跑得就更快了。我忽然想起问,刚才记者采访时,你中间停顿了好一阵儿没说话,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没说出来?是。能不能告诉我?兵犹豫着不开口,团政委在一旁插嘴道,没关系,有什么想法你尽管说,实话实说。兵就挺直了身子,大声说,刚才我没好意思说,是想留名!留名?是,兵说,再过几个月我就复员了,当了好几年兵,我不想就这么悄没声地走了。我想在临走前争取更大的荣誉,让部队记住我,让今后到部队来的兵都知道我的名字。你是想把名字留在部队,让大家都以你为骄傲,

都以为你为榜样?是。好!团政委声明道,那我现在就告诉你,你的目标已经实现了!刚修订的团史已经把你的事迹写了进去,你的名字已经永远留在了部队!兵忽地一下站了起来,眼珠子锃亮地放射出异彩。

我问兵今后有什么打算?兵说复员前想在部队再好干几个月。我问兵想没想过自己?兵说过。我问怎么想的?兵说,还想争取更大的荣誉!

团长

采访兵之前,团长先领我们在营区各处转了转,如数家珍般地给我们指看这个团的种种精彩之处,当然也是他团长的种种得意之处:车场——正值车场日,士兵们正有条不紊且不乱地擦拭车炮。我伸手在炮身上摸了一下,真正是纤尘不染;服务中心——这个全军闻名的服务中心能做烤鸭,能灌制香肠,还能制作各式糕点。此时正在赶做月饼,准备中秋发给士兵;士官公寓——士官公寓很漂亮,院子里不仅花团锦簇,还设有户外儿童游戏设备,令人心生温暖;卫生队——卫生队里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心理门诊。我在这里做了个心理测试,又在心理治疗仓里躺了一会儿,然后就跑到发泄室对着沙袋乱打了一通。沙袋上的人名是可以更换的,你可以把自己认为最欠揍的人写在上面拳打脚踢。我突然动念扭头问团长,有没有人在这上面写你的名字?团长一笑,说肯定会有。我给鼻子上脸接着问道,你估计差不多?团长说估计少不了,要不大家气从哪出?说罢,我俩都乐了。

走到院子中间,团长忽然停下脚问兔子在吗?在,卫生队长答。团长径直朝草地走去,兔子们竟不跑,瞪着小圆眼睛老熟人似的望着团长。团长笑着说,这些家伙平时散养在院子里,一到饭点就来这儿集合。我发现团长说话时的眼神儿很温和,猜想他定是个爱动物的。一问果不其然。心的某个地方忽然被触动了一下,我蓦地想起了多年前采访过的一位边防团长。那位团长曾救过一条冻僵了的蛇,后来那条蛇就成了团长的宠物,只要团长一招手,就出溜出溜地爬过去。起初,我对男人还会有这样的心思有些不解。直到有一次,当我看见边防团长和政委两个脑袋挤在一起,孩子般兴致勃勃地观看老花皮鼠怎样教小花皮鼠爬树时,才真切地体会到了长期枯燥的军营生活带给他们内心的孤独与寂寞。

与那位边防团长一样,团长也是长期两地生活,即使老婆调来孩子也不能来,怕影响孩子的学习。聊这些话题时,团长显得很平静。习惯了,团长说,大家都这样过来的,再说我可能很快就结束这种生活了。我明白团长的意思,他是师里最老的团长,已经干到任职最高年限了,不出意外今年就得离开部队了。我挺为团长惋惜的,毕竟他曾两度去外军院校深造,还在集团军任过处长,既熟悉机关,又有基层经验。

我猜想团长的军事素质肯定不错,但我却没有想到,团长真正镇住我的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武道,而是我所擅长的

野战师速写

□马晓丽

文道。当时,团长正向我介绍营区栽种的花草树木。我指着一排矮小的龙爪槐问,这些树还能不能长高了?团长说不能了,就这样了。我问为什么?这是人工造成的病态美,团长随口说,就像龚自珍在《病梅馆记》中说的那些病梅一样。我当即大吃一惊,顿时想把眼睛好生刮一刮,仔细看看眼前这个行武之人。我晕!我怎么也没料到,这个基层部队的团长,竟随口就能说出龚自珍,随手就能引出《病梅馆记》。

师长

听说,当兵超越第一名冲到终点的那一刻,师长激动得落泪了。我没去向师长核实这个细节,怕他一个大男人面对我这个女流之辈不好意思承认。但我认定这事八成是真的。毕竟,我跟师长认识有些年头了。据我的了解,师长其实跟他那个兵一样,也是个争强好胜视荣誉为生命的主儿。第一次见到师长时,他还是团长,36岁,集团军最年轻的团长。打眼一看,整个一标准的军人姿态,身材挺拔,神情坚毅,目光机智,动作敏捷,走起路来虎虎生风,仿佛每个毛孔都往外冒着精神头。但令我对他发生兴趣的还有另一个原因:他是苏宁带出来的兵。他从军校毕业就分配到苏宁任参谋长的那个团,在苏宁身边工作多年,给苏宁当参谋,直到最后为苏宁守灵。我历来不太相信宣传报道,但我相信一个人在步入社会的第一步,遇到什么样的人,对他一生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我想透过他感受到一个真实可信的苏宁。

苏宁爱骂人。有一次他忽然想起说。这太出乎意料了,苏宁那么一副气派的模样,居然爱骂人?我去部队报到的第一天就被他骂了,他骂。为啥?我问。当时苏宁翻看花名册,问我是从哪个部队考入军校的?我说报告参谋长,我是高中毕业直接考的军校。苏宁就失望地说,没经过部队呀?那狗屁不是!当时你懵了吧?能不懵吗?刚见面就被首长骂说狗屁不是,心里别提多憋气了。没影响你俩今后的关系?没有,别看苏宁嘴上总是骂骂咧咧的,他其实是个内心很和善心肠很软的人。苏宁的军事素质非常好,师长感慨地说,师长说,他是个完美的人,无论长相、个头、身材,还是人品!

当年的团长如今已是一师之长了。我来师里体验生活,正赶上集团军对几个师单位的干部进行考核。考核安排的很紧凑。晨起实弹射击,当场报出成绩——优秀。接下来考政治教育、军事理论、标图、绘图。我注意到师长虽然答题很快,但每次都坐在电脑前不厌其烦地检查,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交卷。这就是他,我想,以他的心气是不

允许自己出一丁点纰漏的。果然,师长每门都是满分。最后考体能。跑三公里时,我担心得要死。倒不是担心师长,师长的身体素质很好,一直跑在最前面。我担心的是政治部主任和年纪稍大的一位副师长。跑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,副师长明显体力不支,已经落下一大截距离了。我使劲儿喊“加油!”还觉得不够劲儿,干脆冲动地跳进场地,朝副师长喊:“我陪你跑,给你加把劲!”副师长根本没睬我,本来已经拖沓下来的脚步,此刻却突然加速甩掉了我,一路“啊啊”地狂呼着冲向了终点。我热脸贴了个冷屁股,赶紧识趣地退了回来,这才发觉自己刚才的举动有点过分了。毕竟,他们是军人,军人是男人中的男人,这样的男人在任何时候遇到任何困难都不会在女人面前示弱的。考核结果很快就出来了:在集团军的几个师师长中名列前茅!师长顿时心情大好,那叫一个笑逐颜开。虽然没放出“第一不是我们师哪行!”的狠话,但跟兵说这话的劲头没啥两样。

师改旅的消息来的很突然,当时全师正在野外驻训。我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,就故作轻松地跟师长开玩笑说,真对不起,我来体验生活,没想到把你这个师给体验没了。我这样是顾忌师长此时的心情,希望能用轻松的方式来化解这个不轻松的话题。师长果然笑了,说我也没想到自己成了这个师的最后一任师长。不过,能成为最后一任师长,我倒觉得挺光荣的。没事吧你?我问。没事,师长说,师改旅是大势所趋,早晚的事,不改怎么强军?不改怎么打仗?我问那你怎么办?我得保证师改旅顺利完成,师长说,然后再去军里待命。见师长一脸的坦然,我这才松了口气,说也好,这样你还能放松一阵儿,我看这一年多你一共也没回过几次家,也该喘口气了。师长说是,当主官带部队真是连口气都不敢喘。你舍得这个师?我又问。说实话是有点舍不得,师长感慨地说,你都看到了,这真是一支好部队,而且这支部队现在正处于最好的时期,各方面都在往上走。我和师长对望了一眼,一时无语。

我以为这个消息定会在团里引起很大的思想波动,因为师改旅对营团干部的使用提拔影响最大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团里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反应。太阳早上照常升起,出操的脚步声口令声依然整齐嘹亮,每天的训练学习还在按计划进行,下半夜仍会准时被炮兵训练的炮声惊醒,连帐篷外的蛙鸣都照旧从夜晚直吵到天明,表面上一切正常。但是私下呢?我很想知道私下他们会怎样谈论这个话题。

野外训练很紧张,几位团领导整天忙得团团转,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倒

出工夫闲聊几句。我跟团领导凑在一个野战帐篷里吃饭,师改旅自然是这几日的主要话题。令我感到惊讶的是,面对这么重大的变故,谈论这种关乎个人升迁去向现实利益的话题,他们竟与师长一样谈得平静从容、波澜不惊,那感觉就像是在谈论一桩演习中突然出现,但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的新情况。他们在突然变故带来的不确定性面前,表现出的那份淡定和超拔,令我感慨良多。也许,这就是真正的军人,我想。在他们身上有着只有真正的军人才具有的那些品格:训练有素,处变不惊、服从命令、忍辱负重、自我牺牲。

野外驻训结束之前,师里召开表彰大会。师长特意告诉我,这是最后一次全师人员集中在一起搞大型活动了,让我要好好感受一下这个场面。我明白师长的意思,师改旅一启动,整个师面解体散,今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所以,这次表彰大会就成了全师的最后一次集体亮相。大概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,所以那天表彰大会的热度极高,几乎从始至终一直都处于燃烧的状态。从会前的拉歌开始,全场就被点燃了。从军多年,我见过无数部队拉歌的场面,但从未曾这样地令我震撼。每个兵都一手攥着一个饮料瓶,饮料瓶里装着石子制造声响。前边指挥一个手势,后边兵们立刻高呼着晃动饮料瓶,立刻,年轻的呐喊声和着锣鼓点声冲天而起,震得周围的山都跟着颤抖。那边指挥再一个手势,这边喧天的声响立刻戛然而止。接下来,指挥举着旗从前往后跑,跑到哪里哪里的兵就站起来高呼着摇动饮料瓶,远远望去,整个队伍就像是一条舞动起来的长龙。

太阳很烈,炙热的阳光肆无忌惮地泼洒在会场上,为沸腾了的兵阵助燃。离好远都能感受到一阵阵蒸腾而起的热浪,那热浪带着兵的汗味,带着军人的血性,带着青春荷尔蒙的气息翻滚着扑面而来,猛烈地撞击着你,撞得你心潮起伏、热情澎湃,情不自禁地想跟随他们一起呐喊,跟着他们一起燃烧。后来师长告诉我,会前他特意交代要延长大家拉歌的时间。这是最后一次了,师长说,得让大家唱得痛快点,唱得尽兴点。以后怕是再也见不到这个场面了……师长忽然打住话头,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伤感。

旅长

师改旅进行得很顺利,但最后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:师长高职低配,被任命为新任旅长了。要知道,8年前他就是旅长了,何况这期间他不仅经过了国防大学的培养,还被选派出国深造过。师长本人倒没事人似的,只略带遗憾地说,担心把副职给耽误了,没想到师长此执想的竟然是身边几位副手。我不知道副手们是否会理解师长的心情,挺担心有人会误解他把着主官位置,影响别人的提拔。师长却说不会,说他们了解他们,再说当领导得心胸宽广,不能怕误解,还得能承受误解。接着,就给我讲了苏宁的两件事。

一个连队三个“亮”

□褚文杰 李 聪

榆风格的人。

他2006年一毕业就踏上北疆,深深爱上自己守卫的地方。

在六连的6年间,他从排长干到指导员,先后与3位连长搭班。如今,已是全团惟一一名副营职指导员。

“六连就是我的家。”在他的任期内,连队建设蒸蒸日上,3次荣立集体二等功,连续3年被两级军区评为“基层建设先进单位”,党支部3次荣获内蒙古军区“先进基层党组织”;他个人也荣立了二等功,并被内蒙古军区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。连队地处口岸,随着近年来口岸经商、旅游、生产作业等流动人员的不断增多,社情、民情、敌情异常复杂,金钱利益的诱惑、不法分子的腐蚀时刻考验着官兵的理想信念。身为指导员,董亮亮深知官兵守的是国境线,过的是政治关,过来要确保在信念坚定不坚定、作风过硬不过硬上。他和党支部“一班人”达成共识:越是身处思想交锋前沿,越要加强思想改造,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建连育人,不断夯实官兵卫国戍边的思想政治基础。

2010年冬天,地方一个老板悄悄找到董亮亮,想在边境线上狩猎野生动物,并掏出一沓百元大钞推到他面前,但他当场拒绝。随后,董亮亮和连长一起研究部署,增加巡逻组的派遣次数,加大敏感地段的执勤密度,并向公安等联防联控作了通报,使这位老板的不法企图始终未能得逞。

每年新兵下连,董亮亮都会组织官兵到国门、界碑前宣誓,激励官兵牢记使命、践行使命、不辱使命。在严峻考验下,官兵交上了一份合格答卷。一天夜里,战士张良与焦成友在边境巡

一件是苏宁对上的事。苏宁的顶头上司对他不好。那人是个大老粗,排斥苏宁这种有文化的干部。他经常有意难为苏宁。比如,团首长每人都有车,独独不给参谋长苏宁配车。我问苏宁的反应。师长说苏宁始终逆来顺受。我问为什么?师长说,他是个视军事为生命的人,只要不干涉他钻研军事,受多少委屈他都不在乎。师长说,苏宁牺牲后,那人特别内疚,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久久不出来。一件是苏宁对下的事。苏宁手下一位科长总请假回家,苏宁训他,说你他妈的总回什么家?科长就当着大家的面跟苏宁大吵,事后苏宁偏偏又准了他假。我问为什么?师长说,苏宁心太软太善良,总为别人着想。他不仅不记仇,事后还三番五次去为科长跑房子。科长在苏宁牺牲后才得知了实情,他后悔不已在苏宁灵前痛哭失声。

你也误解过苏宁吧?我问。是,师长说,我是到后来才理解,参谋长为什么说我狗屁不是了,因为学生兵不了解连队,不能带兵。参谋长就让我下到连队从基层干起,当我有了一定的带兵经验之后,参谋长才把我调来当参谋,一直跟着他,直到他牺牲。我说,能看出来苏宁对你的影响很大,你们之间似乎有一种精神上的传承。师长说是,如果不是遇到苏宁,不是受苏宁影响,我不会对军事这么热爱,不会一直坚持在部队干,可能早就打退堂鼓要求转业了。

大概是与师长接触多了,我也似乎间接地受到了苏宁的影响。记者对兵的采访不满意,说兵就会说俩字儿:荣誉。我说这就对了,军人视荣誉为生命,真正的军人是可以为荣誉而战,为荣誉而献身的。记者说,那是过去……我说,无论什么时候,军人都要崇尚荣誉,西点军校就把“责任、荣誉、国家”作为永恒不变的校训。记者说,只崇尚荣誉也太简单了点吧?我说,一点也不简单,荣誉感本身就不是单纯的,而是一种具有道德取向的,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精神追求。我突然问他,你知道苏宁吗?他说,他徒手榴弹救人牺牲了。那你知道苏宁的父亲吗?不知道。那我告诉你,苏宁的父亲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。苏宁负伤抢救时,老父亲赶到医院,不问儿子的伤势,先问儿子救了几个人?听说救了三个人,老父亲说:我一个儿子救了三个战士,值了!他为儿子的英雄行为感到荣耀,自始至终没掉一滴眼泪。这就是军人,这就是具有荣誉心的真正的军人。

新旅成立的那天,是这个师正式撤编的时刻,也是我离开部队的日子。清晨,部队在操场集合。持续了数天的阴霾,竟在这个时刻尽数散开。太阳出来了,冬日的阳光温暖而矜持地俯瞰着庄严的仪式。师长身着一身笔挺的正装,戴一副洁白的手套,迈着标准的军步走上台去,以新建旅第一任旅长的身份,从军区首长手中接过了军旗。

军旗徐徐升起了,承载着一个个老战士的光荣历史和一个新野战旅的崭新未来……

我们全体仰望军旗,举手敬礼!

这是某边防团六连3名官兵的戍边故事。与浩瀚的茫茫草原相比,他们也许是渺小的。但他们却用自己的青春,抒写下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大爱,在漫漫边境线上,演绎着一段段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——

坐落在珠恩嘎达布其口岸的某边防团六连,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,先后3次荣立集体二等功、3次被评为“基层建设先进单位”,成为锡林郭勒草原上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明星。

提起这颗明星的,正是连队这些朴实无华的官兵。他们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和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,筑起坚不可摧的铁打边防,抒写下一个个戍边传奇。这里介绍的,是名字中都带“亮”字的3位官兵。

王亮:全团最年轻的连长

北疆寒冬,银装未褪。乌珠穆沁草原又迎来一个安谧的黎明。随着一阵轻快的马蹄声,边防线上驰来一队威武的巡逻兵,打头的是连长王亮。看到王亮的第一眼,笔者脑海中不禁浮现出3个字:年轻、机警、干练。

“昨晚潜伏了一晚上,一切正常。”王亮指着潜伏地轻松地介绍着执勤情况。他任连长时只有24岁,是当时全团最年轻的连长。刚上任时,看着这个“乳臭未干”、毕业仅两年的连长,官兵心里直打鼓。因为六连堪称全团的标杆连队,在整个内蒙古数千里边防都名声远扬。把这样一个连队交给一个“娃娃”,能让人放心吗?

可就是这样一位连长,让全连官兵无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连队边境管段内野生动物比较多,而且地形复杂。王亮上任当天便带领执勤组将连队管段“漫游”了一遍,此后每天都要到边境线上走一走、看一看,经常吃住 in 边境一线,白天顶着风沙,一个地段一个地段地巡逻,一个界标一个界标地查看;晚上又和官兵一起冒着严寒,一个哨点一个哨点潜伏、一个地段一个地段观察。饿了

一个连队三个“亮”

□褚文杰 李 聪

就嚼口方便面,困了就在车里打个盹儿。有时为察明一个情况,往往要在一个点上连续潜伏几昼夜。时间长了,战士了解了他的习惯。每次他带队出勤,战士们总要为他带上足够的干粮,担心又是几天回不来。

一个星期后,王亮就对连队管段内所有地域情况熟记于心。有多少座山包、多少道沟坎,哪儿有独立树,哪儿经常出现野生动物,他都了如指掌,就连边境一线范围内有多少户牧民,甚至每户牧民家有几口人,叫什么名字,他都一清二楚。

随着边防信息化建设步伐的不断推进,六连也走上了信息化执勤的“快车道”,成为科技控边的排头兵。连队率先实现了信息网络全线联通、监控系统全线布控,训练设施全线配套,边防巡逻路全线贯通等“六个全线”的目标,有效提升了松地综合边防管控能力,初步实现了由人力控边向科技控边的转型。

2011年3月17日下午,连队信息监控系统值班员突然发现,国门附近有疑似车辆和人员的白点移动,同时防越报警系统发出声光报警显示,立即报告王亮。王亮迅速判断情况,定下方案,带领应急分队紧急出动,并依托边境综合管控信息平台指挥行动,仅用50分钟就成功破获一起跨国走私案,受到军区领导表扬。

董亮亮:全团惟一的副营职指导员

在连队管段内的荒山僻野,生长着一些山榆树。它们那粗硕的根须不择肥瘠,深扎在祖国的边陲;那繁茂的枝干,傲视严霜,抵住流沙,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。指导员董亮亮就是一位具有山